

文学小丛书

羊 脂 球

莫泊桑 著
赵少侯 译

31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大街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24 字数 69,000 开本787×1029 1/32 印数00001—17000册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册

定价(2)0.28元

前 言

莫泊桑(1850—1893)是法国有名的现实主义小說家。他虽然写过六部长篇，著名的如“一生”，“漂亮的朋友”頗受讀者欢迎，但他在法国文学里所以能够占有重要地位，却是由于他写了二百几十篇优秀的短篇小說。他善于以短小精悍的这种文学形式概括地描繪十九世紀后半世紀的法国的社会面貌，給我們留下了各阶层的人物的生动的形象。他还善于用簡炼的笔調描写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心理特征，使讀者感到很面熟似的。但他所描写的大都是旧社会的腐化堕落，你爭我夺，有己无人的現象，并流露出悲觀的气氛。这就需要我們把它們当作是資本主义社会的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来看。

这本小册子并不是什么选集，因此不可能代表莫泊桑的思想和风格的全貌。“羊脂球”是一向被認為他的短篇杰作的，和“菲菲小姐”一起是属于战争回忆录性質的两个姊妹篇。作者在这两部中把两个

妓女的爱国主义和大厂主、沒落貴族以及自命为革命家的“民主党人”的“假爱国真要錢”的丑态作了尖刻的对比，不但对后者是无情的打击，而且对法国小市民也是一种尖刻的嘲笑。“項鏈”，“騎馬”和“他得了勳章”三篇虽故事各有不同，但作品主题都是諷刺小市民的虛荣心。“項鏈”中的瑪蒂尔特，“騎馬”中的埃克托，“他得了勳章”中的薩克尔芒先生都毀在虛荣心上，結果都十分悲慘。对小市民的虛荣心的諷刺，正也是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諷刺。“我的叔叔于勒”篇幅虽小，却鮮明地說明在人剝削人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間的关系都建筑在金錢上面。这又更直接刺到資本主义社会的本質了。

譯 者

目 次

羊脂球.....	1
項鍊.....	75
騎馬.....	92
我的叔叔于勒	106
他得了勳章!	121
菲菲小姐	132

羊 脂 球

接連好几天，潰退下来的軍隊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已不能算作什么队伍，簡直是一队一队散乱的烏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鬍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們既沒有軍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懶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象是十分頹喪，十分疲憊，再不能想什么念头，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由于走慣了路所以还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們所看見的主要是一些被动員令征召入伍的平民，那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安靜度日的小財主，現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是行动敏捷、年輕的暫編保安队，他們很容易害怕，也很快地能慷慨激昂，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其次是夹在他們中間的几个穿紅色褲子的正式步兵，那是一場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再便是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暗色制服的

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顶着亮晶晶鋼盔的龙騎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較輕松的步伐走着。

接着过去的是一些义勇軍的队伍，每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敗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們的神气很象土匪。

他們的那些首領，有的从前是呢布商或米粮商，有的已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現在临时当了軍人；他們所以被任命为軍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鬍子长。他們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絨衣服，全身滿佩着武器，到处都鑲着金綫；說起話来声高震耳，經常討論作战計劃，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們这群大言不慚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維持；不过他們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規，但是慣于打家劫舍，荒淫縱欲。

据說普魯士軍隊就要开进卢昂城。

两个月来，本地保安队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謹慎地偵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有时一个小鬼在荆棘丛中一动，他們便准备作战；現在却都

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制服以及他們当初在三法里^①方圓之內拿来吓唬国道边里程碑的一切杀人的凶器突然都不見了。

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賽納河，預备从圣賽威尔鎮和阿沙鎮轉奧特瑪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將軍，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敗兵残勇，实已无能为力；一个慣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潰，英勇昭著的民族竟敗得不可收拾，將軍身处其中也是一筹莫展；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現一种阴沉的平靜气氛和一种靜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許多做生意做得头昏顛倒、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們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們烤肉的鉄針或厨下的菜刀也当作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象是停止了；店鋪都关着門，街上是鴉雀无声。有时候有一个居民震于这种沉寂，急忙忙挨着牆脚溜过。

等候期間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們希望敌人早

① 一法里等于四公里强。

来。

法国军队走后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兒鑽出来几个长矛騎兵，急忙忙穿城走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加德璘的山坡上就开来了黑呼呼一大片人，同时在达納答尔和卜瓦紀耀姆两条公路上也出现了两股大队侵略軍。这三股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了师；于是从附近的各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拉开了队伍，生硬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轰轰地响。

沿着那些好象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①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页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这些人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命运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戶，都留在遮得烏黑的自己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憑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們就

① 德国人說話喉音很重。

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鑽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藹馴順。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陣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安静。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本家在一桌上吃饭。这种军官有时也颇有教养；为表示礼貌，他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他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个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还许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并且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

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卢昂市民們已沒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①最后他們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至上的理由，互相标榜說，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許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識，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談談說說，而住在家里的德国軍官呢，每晚待在壁爐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漸漸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門，可是普魯士兵士却已挤滿了街道。此外，穿蓝制服的德国騎兵軍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們的軍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視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館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軍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外来的、令人不能忍受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

① 指十五世紀初叶卢昂人民英勇抵抗英王亨利第五的光榮时代。

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飲食一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作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錢，并且要得很多。居民們总是如数照付。他們原也很有錢。不过一个諾曼底省^①的大商人，錢越掙得多，当他受到了牺牲，看見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轉移到別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从这个城順着河流往下，向克魯瓦賽、狄耶卜达尔或比沙尔等市走出二三法里之外，当地的船夫和漁人便常常从水底撈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軍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斫死的，有一棍打死的，也有被石头砸在头上砸死的，也有从桥上被人推下水来淹死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

① 卢昂屬諾曼底省。

死的人，他們是随时可以为某种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伏在他們极严格的紀律之下，但是大家傳說的那些他們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們在这里却一样还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本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軍隊还据守着哈佛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資的，他們很想从陆地先到狄耶卜，从那里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們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軍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部弄来了一张准許离境的証書。

有十个人在长途車行里訂了座位，定好了一輛四匹馬拉的驛車送他們走这一趟；他們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許多人赶来看熱鬧。

好久以来，地已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鐘光景，从北方吹过来的大片黑云里降下雪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們已聚齐在諾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們要在那里上車。

他們都還睡眼朦朧，身子裹在衣服里面凍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這些人身上都披着层层迭迭的厚冬衣，望過去好象是一群穿着長袍的肥胖神父。不過有兩個男人終於互相認出來了，緊跟着就有一個第三者走了過來，他們聊起天來。一個說：“我把我的妻子也帶了去。”另一個說：“我也一樣。”那個說：“我也如此”，第一個又說：“我們不再回盧昂來了，如果普魯士軍隊開進哈佛，那我們就奔英國了。”他們都有這種計劃，因為他們氣質原是相同的。

不過始終還沒有人來套車。一個馬伕提了一盞小燈籠不時地從暗洞洞的一個小門里走出來，又立刻鑽進了另一個門。耳邊有馬蹄踢地的聲音，聲音不大，因為地下鋪着稻草，從房的盡頭髮出來一個男子罵罵咧咧跟馬說話的聲音。一陣銅鈴微響的模糊聲息報告有人在挪動馬鞍子；這種模糊的響聲不久便變成了一種清脆的、不斷的銅鈴顫動聲，這個響聲是隨着馬的動作而變化的，時而聲息全無，時而突然一動又響起來，同時發出一只鐵蹄踏在地上的沉悶聲音。

此后門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見了。这些冻僵了的紳士們早已不說話；他們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大片的鵝毛雪花組成一幅綿延不断的大幃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下放一面閃爍发着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籠罩着的安靜的城市的大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綽綽之声，但这种綽綽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說是我們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輕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間，盖滿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出現了，手拉着一匹垂头丧气絲毫不想出来的馬。他把馬拉到車轅旁边，系上了繮繩，在馬的前后左右轉了半天，才把鞍套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那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預备走去拉第二匹馬的时候，他看見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們已經滿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對他們說：“你們为什么不上車去待着，至少雪不会下在你們身上了。”

毫无疑义他們先沒想到車子，一听这话于是急忙忙都奔了过去。那三个男子先把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車厢尽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是几个看不清楚的蒙着面幕的人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誰也不跟誰說一句話。

車厢的底板上鋪着稻草，各人的脚都沒在草里。坐在厢尽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銅手爐；她們立刻都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手爐的优点，說了好大半天，其实彼此告訴的事情，誰都早已知道。

最后驛車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馬，現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車重路滑不容易拉。这时車外有人問道：“大家都上車了嗎？”車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車出发了。

車走的很慢，很慢，很小的步走着。車輪都陷在雪里；整个車身发着沉悶的咯吱咯吱响声呻吟着；那六匹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全身冒着热气；車夫的那条大鞭四面八方地飞舞，不停地吧嗒吧嗒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长来，活象一条細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圓圓的馬屁股上，那匹馬就猛地一

用力，把屁股高高地一耸。

誰也沒有理会，天已渐渐亮起来了。輕飘飘的鵝毛雪片，就是車里有一位地道卢昂土著的旅客曾把它比作天上降下来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忽而出現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忽而出現一所頂着雪的茅屋；天上复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得大地更显得白茫茫地耀眼，这时候从云間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車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們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車厢尽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發商人烏先生夫妇，他們正对面地坐着打瞌睡。烏先生从前給人当伙計，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鋪底頂了过来，发了財。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葡萄酒批發給乡間的小販；因此認識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認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詭計多端、愛說愛笑的真正諾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十分昭著，因此本地的聞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細致、专編寓言和